



A Project entitled

飛行原理
——論西西《飛氈》之輕逸書寫

Submitted by

LUO WEI

submitted to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nours)*
in April 2019

Declaration

I, *LUO WEI* , declare that this research report represents my own work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WONG, Leung Wo*,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submitted previously for examination to any tertiary institution.

Signed

LUO WEI

18/4/2019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文獻回顧	2
三.研究方法	3
第一章 何謂輕逸？	3
第二章 西西《飛氈》輕逸之手法	5
一.輕逸的語言	5
二.輕逸的形象	8
三.輕逸的結構	9
四.輕逸的煉意	13
第三章 輕逸之必要	15
第四章 總結	17
參考資料	18

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西西（1938—）的《飛氈》，是一部需要「撫撫右耳」¹的作品。《飛氈》是「肥土鎮系列」²的壓軸之作，也是該系列中唯一的長篇小說。「肥土鎮系列」是西西有意識創作的系列小說，歷來受作者本人以及研究學者的重視³。而《飛氈》是「肥土鎮系列」之集大成，學者陳潔儀（筆名邱心，？—）認為《飛氈》是對「肥土鎮系列」具有「總結性和回顧性的意義」的，且具有突破性的發展。⁴此外，《飛氈》成就匪淺，在 2005 年，曾獲「世界華文文學獎」，並有英譯版本。由此可見《飛氈》的地位，亦可見其研究價值。

以往學者、作家論及《飛氈》，多以城市書寫的角度切入，討論與歷史、本土的關係。分析《飛氈》者，雖有談論或讚揚其「輕」之風格，但大多都只是點到為止。鮮有著重、深入討論其「輕逸」書寫的形成。因此，《飛氈》如何做到「輕逸」以及為何「輕逸」，仍有較大的討論空間。

當下學生閱讀，往往只重視閱讀的結果，閱讀的過程變得不被重視，更無從談論享受閱讀。思維定式局限了接受視野，應當重新注重閱讀的過程。《飛氈》「可以做很淺的閱讀，也可以做很深的閱讀」，而它自身又在「抗拒簡化的閱讀」，是很好享受閱讀的文本。⁵本文期望以分析《飛氈》的輕逸書寫為契機，為讀者提供閱讀《飛氈》的一種方法。

¹ 西西與何福仁談話時提到：「如果你真想表達一下你喜歡這書，你就撫撫右耳」，詳見西西、何福仁著（1995）：《時間的話題——對話集》。臺北：洪範書店，頁 117。

² 「肥土鎮系列」除《飛氈》外包括：〈蘋果〉、〈肥土鎮的故事〉、〈鎮咒〉、〈浮城誌異〉、〈肥土鎮灰闌記〉以及〈宇宙奇趣補遺〉，均為短篇，收錄在不同作品集中。「肥土鎮系列」從八二年〈肥土鎮的故事〉始，九十年代的《飛氈》止。《飛氈》是此系列的殿後之作。詳見邱心（1997）：〈淺談西西肥土鎮系列和卡爾維諾的關係〉，《信報》，1997 年 3 月 26 日，第 12 版（本文據收錄於王家琪、甘玉貞、何福仁、陳燕遐、趙曉彤、樊善標編（2018）：《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香港：中華書局，頁 101-106。）

³ 邱心（1996）：〈西西筆下的《飛氈》與「肥土鎮系列」〉，《信報》，1996 年 6 月 8 日，頁 24（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50-253）。

⁴ 同註 3。

⁵ 參見何福仁、關夢南（1996）：〈文學沙龍——看西西的小說〉，《讀書人》第 13 期，1996 年 3 月，頁 70-75（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30-237）。

二. 文獻回顧

縱觀眾多專論、短評，「輕」似乎是眾多學者對《飛氈》的評論。而就小說內容而言，「輕」亦成了頗具爭論之處。

如許迪鏘（？—）所著的《輕輕飛過歷史——讀〈飛氈〉》⁶，從評論的標題已可見對這部小說的定性：「輕」。談論到《飛氈》對歷史的書寫，許氏認為是「輕快」的，是「浮游於時空之上」的，正如「輕舟已過之感」。⁷「輕」的感覺，源自閱讀時，「找不到苦難的痕跡」，許氏認為「是對歷史的一種可能的解讀」；並指出「輕，並不就是輕薄浮淺，而是另一種美感經驗」。⁸

而黃子平（1949—）則認為《飛氈》是「成年人的童話」，由於童話的語調，對於一些主題如國仇家恨、天災人禍等，每每淡過，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沉重的歷史時段。⁹對此，關麗珊（？—）亦認為「《飛氈》徹底美化了香港的時空，肥土鎮變成一個輕盈的城市，輕至我無法適應」。¹⁰

論及「輕」，似乎仍逃不掉與現實對比，與歷史相較。上述的論述，並沒有從小說的風格進行探討，也未論及為何「輕」以及「輕」是否有其價值。西西曾多次以「畫蘋果」作比，認為議題不是最重要的，寫的方法是最重要的。¹¹由此可見，《飛氈》中「輕」之美學構成反而被忽視了。

西西曾提到，卡爾維諾（Calvino，1923-1985）的演講稿中，喜歡〈輕逸〉和〈迅速〉¹²。亦有學者認為西西《飛氈》受卡爾維諾的影響，呈現出「輕逸」之感。如陳潔儀論及西西九十年代以後的作品時，曾提到其「『輕逸感』（Lightness）日重，……《飛氈》就是很明顯的例子」。¹³艾曉明（1953—）從讀者的角度提到：

⁶ 許迪鏘（1996）：〈輕輕飛過歷史——讀《飛氈》〉，《星島日報》，1996年7月20日，D3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259-261）。

⁷ 同註6。

⁸ 同註6。

⁹ 黃子平（1996）：〈「百科香港」「童話香港」——讀西西的長篇小說《飛氈》〉，《星島日報》，1996年7月22日，D3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264-267）。

¹⁰ 關麗珊（1996）：〈徹底美化了的時空〉，《明報月刊》第31卷第8期（總368期），頁99。

¹¹ 西西：「文學上的討論也是這樣，與其追問寫的是什麼，倒不如闡析如何是甚麼。意蘊固然重要，它的美學構成反而是我們長期忽略了的」。參見《時間的話題》，頁55-56。她亦曾說：「寫小說和畫畫一樣，關鍵不在寫甚麼，而在寫的方法」，參見廖偉棠（2011）：《發明另一個地球——訪西西》，《明報周刊》總2249期，2011年12月17日，頁92-95。另一次採訪中，西西說道：「值得評論的不是小說的內容。議題不是最重要的。但許多評論說來說去只會討論小說的議題。真正重要的是手法。」何翹楚（2011）：〈專訪西西：我只是想帶新造的猿猴出來〉，《上海壹周》，2011年8月1日，頁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135-140）。

¹² 同註1，頁106。

¹³ 陳潔儀（1999）：〈尋找「對話」的可能——西西小說研究反思〉，《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研究方

「《飛氈》的故事，……它肯定會使熱愛童話的人、熱愛小說的人、熱愛諸如卡爾維諾等一批力求從輕的觀念入手審視我們的生活的人感興趣，它要求讀者的輕盈的心」。¹⁴ 並將「輕盈」與「繁複」結合，以分析《飛氈》。分析其「輕盈」時，提及「翩翩飄飛的形象」以及「諧擬的語言」。惜沒有做更整體、深入的討論。¹⁵

陳潔儀以敘事學的角度，輔以「文本互涉」深入探討了「肥土鎮系列」的敘事特色。將《飛氈》與「肥土鎮系列」其他篇章比較，認為思想基調是較為明朗的一部；意象上，帶出願望與夢想；對外指涉方面將重心轉移到民生。並指出《飛氈》的敘事特色從「敘事時間」以及「聚焦」的空間兩個方向，重構「肥土鎮」消逝的生活。¹⁶凌逾（？—）則從文體創新出發，討論《飛氈》對傳統線性敘述的挑戰，並提出「網結增殖文體」的結構一說。¹⁷二者本文亦有所參考。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地討論從敘事節奏以及全文結構的編排層面，如何營造「輕逸」書寫。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結合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¹⁸中〈輕逸〉與〈迅速〉的兩篇演講稿，對《飛氈》的輕逸書寫的不同層面，進行深入的探討。

第二章 何謂輕逸？

「的確存在着一種包含着深思熟慮的輕，正如我們都知道也存在輕舉妄動那樣輕一樣」，卡爾維諾在〈輕逸〉（*Lightness*）中提醒，「實際上，經過嚴密思考的輕會使輕舉妄動變得愚笨而沉重」。¹⁹

何謂「輕逸」呢？自然不是「輕浮、淺薄」，而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輕。

²⁰如同彈鋼琴，「極弱」（*pianissimo*）的處理需要控制指尖的力度，需要控制觸鍵的

法與評價》，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及文學系，頁 187-205（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132-149）。

¹⁴ 艾曉明（1996）：〈地毯如何變成飛氈——從《飛氈》看西西的童話小說〉，《讀書人》第 19 期，頁 33-4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二冊）》，頁 378-387）。

¹⁵ 同註 14。

¹⁶ 陳潔儀著（1998）：《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¹⁷ 凌逾（2009）：《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

¹⁸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1997）：《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¹⁹ 同註 18，〈輕逸〉，《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頁 7。

²⁰ 同註 1，頁 107。

方式，絕不是輕而易舉地「減少力度」就可以做到的。《飛氈》的「輕逸」從不同層面營造，若只將「歷史事件淡化」認作「輕」，未免過於簡化。

在〈輕逸〉中，卡爾維諾舉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的小說《生活中不能忍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其呈現的「輕」實是沉重的，「於須臾之間都要顯示出其令人無法忍受的沉重的本來面目」，這是「對生活無可躲避的沉重一種苦澀的認可」。²¹而卡爾維諾自己所追求的「輕逸」，更多的是通過改變策略看待世界而得到「不應該被現在與未來的現實景象消溶，不應該像夢一樣消失」²²的「輕」。卡爾維諾是西西喜歡的作家之一，其寫作的風格影響着西西的創作。西西強調「開心快樂」，²³「減少沉重感」也是西西所追求的。

卡爾維諾「輕逸」的呈現在於「語言的輕鬆化」。²⁴要做到語言的「輕」，則要是能「使意義通過看上去似乎毫無重量的語言肌質表達出來，致使意義本身也具有同樣淡化的濃度」。²⁵此外，「輕的視覺形象」也是「輕」的重要體現，正如卡瓦爾康蒂（Cavalcanti, 1255—1300）一躍而過的身影。²⁶

〈迅速〉談論了敘事的節奏快慢的問題，與「輕逸」感的營造，息息相關。談論〈輕逸〉，〈迅速〉不可忽略。

討論到卡瓦爾康蒂，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不斷地運動」，在比較卡瓦爾康蒂與但丁（Dante, 1265-1321）的詩時，卡爾維諾也提到了「在卡瓦爾康蒂那裏，一切都極快地運動着」。²⁷而討論〈迅速〉時，他又以墨丘利（Mercury）將「輕逸」與「迅速」統一。²⁸明快的節奏給人帶來「輕逸」之感，而「蔓生枝節」可以是「脫離死亡」的「翱翔」²⁹，同樣給人以「輕逸」之感。因此，適當的結構與節奏，也影響着「輕逸」的呈現。

²¹ 同註 18，頁 4-5。

²² 同註 18，頁 5。

²³ 黃念欣、董啟章（1996）：〈在空調咖啡廳內訪問熱愛陽光的西西〉，《講話文章：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香港：三人出版社，頁 204-21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 94-99）。

²⁴ 同註 18，頁 12。

²⁵ 同註 24。

²⁶ 同註 24。

²⁷ 同註 18，頁 10。

²⁸ 「墨丘利長着有翅膀的腳，輕盈騰空，機敏靈活，善於審時度勢，自由輕巧，在眾神之間、神人之間、宇宙法則和個體命運之間、自然力和文化形式之間、世界客體與全部思維主體之間建立了關係。」詳見〈迅速〉一章，同註 18，頁 36。

²⁹ 同註 18，頁 32。

「輕逸」千頭萬緒，而不要忘了「輕逸」是一種感受和體驗。以整體觀之，如列奧帕第的「月光」一般，輕逸的整體「煉意」，籠罩全篇。

值得一提，楊德友將英文「Lightness」翻譯為「輕逸」。理論的旅行存在不可避免的變形和翻譯。³⁰「Lightness」譯為「輕逸」，比「輕」或「輕盈」多了一層自由灑脫、一層明快的節奏。也是本文沿用「輕逸」，而非「輕盈」一詞的原因。

本文第三章將從四個層面分析討論《飛氈》的「輕逸」如何呈現。分別為：1.語言層面；2.意象層面；3.結構層面以及 4.整體煉意。關於敘事的節奏、敘事枝節以及敘事時間等，對小說的結構有較大的影響，則放在結構層面一並說明。

第三章 西西《飛氈》輕逸之手法

「西西的力是沉潛內斂的，以輕輕的掌風把人推動。」³¹ 文思慧(1954-2013)在紀錄片《我們總是讀西西》中用俠士武功形容西西的運筆，筆者認為生動形象。《飛氈》中「輕逸」的營造，也隱藏着深厚的內功。正如完成一件「輕透」的「素紗襪衣」需要深思熟慮、多方造詣。

一.輕逸的語言

語言於寫作如同線於紡織，「輕逸」的營造，首先在於言語的質地，在於減少語言的沉重感。西西喜歡用普通的文字來寫作，拂去了華麗濃重之感。《飛氈》中，西西一如既往地用一種平實的語言、童話書的語調敘述。像在給孩童講故事，為了孩子也能理解似的，借用「頑童體」去觀察、去描述。如是者，讀者也跟着擁有了「孩童的眼光」，重新認識「肥土鎮」中的世界。

開篇不久，主角未出場，就先興致勃勃地介紹起紅磚房子裏的各樣昆蟲。〈昆蟲之家〉中，蚊子多得可以將人擡走、螞蟥在泥地樹根「發展事業」、蟑螂在雜物堆裏「捉迷藏，玩迷宮」。³²這些在現實中令人生厭的昆蟲，在童話的語調下，竟然也可愛起來。衣魚、吹沫蟲、蟬……不同的昆蟲，在微距的鏡頭下，儼然成為豐富多彩的群落。昆蟲們的自由生活，竟讓讀者情不自禁地感到輕鬆愉快。講到竹節蟲的「瘦」，西西寫到它「身體很瘦很瘦，瘦得比竹還瘦，瘦得比牙籤還瘦，瘦得仿

³⁰ 米樂著，單德興譯（1995）：《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³¹ 引自許迪鏘（2014）：《你（不）一定要讀西西的散文》，香港文學生活館「解讀西西」課程講稿，2014年7月17日（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231-248）。

³² 詳見《飛氈》中〈昆蟲之家〉一節。西西(1996)：《飛氈》。臺北：洪範書店，頁28-30。

佛是 HHHHHH 鉛筆畫出來的幾條線，也不知道怎麼能夠活着。」³³筆調輕鬆，它並不是什麼瘦弱但頑強地生存着，只是平平常常按照它的活法活着。

《飛氈》中，西西的筆觸淡而輕，沒有大聲的呼喊。整部小說，難找到感歎號的蹤跡。甚至沒有強烈的情感，沒有強烈的怨、恨；也沒有強烈的愛、羨。面對城市的變遷，蓮心茶鋪的陳家二老，在別人的眼中是難捱的——「真不明白這樣的店怎麼可以一年一年挨下去」，而二老卻「好像一點也不在乎」，堅持只賣蓮心茶；面對花里耶的建議，也是「一面點頭，一面眨眼，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³⁴與竹節蟲有異曲同工之處，「瘦弱」卻依舊過着自己的生活，不埋怨、不羨慕也不反駁。又如，面對城市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在〈去或留〉中，以花一、花二討論是否繼續飼養蜜蜂的方式呈現：

兄弟二人許多年來一直飼養蜜蜂，因為他們有一座連著樓房的花園，和花園相連的是一片寬闊的農地，和農地相連的是一座綿延起伏的小山。可這環境已經改變。首先農地不見了，變成了許多樓房，還有交錯縱橫的馬路；其次，那座長滿樹木，無數花鳥蜂蝶甲蟲蜥蜴寄居的小山正遭受侵襲，鏟泥車從不同的方向朝山的中心夾攻，過不了多久，這塊美麗的動植物天地將被夷平。紅磚房子天天受噪音的騷擾，灰塵飛揚，花木枯萎，果樹折斷。這樣子，如何再飼養蜜蜂呢？吵鬧的地方不適宜養蜜蜂；沒有花草樹木的環境無法養蜜蜂。³⁵

用連接詞「首先、其次」列舉隨時間推移的環境變化，冷靜地列舉紅磚房子周圍的改變，運用的句式如理性客觀的科學研究，心平氣和地分析不再適合養蜜蜂的原因，似乎不夾雜任何感情。卻由此輕輕地帶過了環境污染這一沉重的話題。西西的筆觸，如清淡的蓮心茶，沒有香精佐料，「寡寡地煮」³⁶、帶着清清的甘苦。

幽默，亦能營造出語言的輕鬆感。卡爾維諾曾道：「幽默是失去了實體重量感的喜劇」。³⁷幽默在《飛氈》中頻繁出現，跳躍、輕盈。陳燕遐（？—）亦曾指出西西「用輕鬆幽默的手法呈現肥土鎮的各種大小問題」³⁸。如〈頭上有瓦〉，講到移

³³ 同註 32，頁 29。

³⁴ 詳見〈蓮心茶〉一節，同註 32，頁 90-92。

³⁵ 詳見〈去或留〉一節，同註 32，頁 433-436。

³⁶ 同註 32，頁 91。

³⁷ 同註 18，頁 14。

³⁸ 「肥土鎮的各種大小問題，包括科層人員不稱職、選舉漏洞、傳統上的男女不平等、工作上的性別和年齡歧視，還有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工人失業、外勞問題、勞資糾紛、樓價高企等。」詳見

民來到肥土鎮後的住房問題：

這是一種典型的房子，大門上沒有警眼，卻有一扇小門，打開了，連一隻雞也能穿過。房子裏面，空蕩蕩，什麼也沒有，只有四堵牆，但有個小小的騎樓，騎樓與樓房之間，倒有一列甚好看的落地長窗，上半截是玻璃，下半截是木板，頗有古代建築槓扇的韻味。樓的背後，是砌了水泥灶台的廚房，再進一點，是個極窄的廁所，只容得下一個大木盆。但是在肥土鎮上，能夠住這樣的地方，已經足以使普羅的移民羨慕不已。³⁹

形容小門的寬度時，用「一隻雞也能穿過」，既能反應肥土鎮的風情，雞可以「走地」，又增添了畫面感（甚至是雞咕咕叫的聲音），甚是滑稽。明明是平淡無奇簡陋的房子，卻能與「古代建築槓扇」媲美，積極樂觀。寫到廁所，用一個「大」的木盆，來反襯出廁所的「極窄」，令人不禁捧腹。短短的一段住房的描寫，已是笑點連綿，加之「足以使普羅的移民羨慕不已」，生活的沉重已被幽默輕輕卸去。

小說中的人名看起來也是如此「漫不經心」，如王德威（1954—）所言，可見「西西式幽默」⁴⁰。主角是花家和葉家：花葉重生、花初三、花一、花二等。連外來的突厥角色名字，也以「花」為首：花里巴巴、花里耶。並且，仔細斟酌，輕花細葉，自帶輕盈。花里巴巴諧音「阿里巴巴」，父子二人如從《一千零一夜》走出來的人物，帶着一種奇幻之感。花一、花二的原名為「憶慈」、「念慈」，含着對母親逝世的憶念；而大家習慣叫他們花一、花二，名字被淡化了，喪母之悲也隨之淡化。花葉重生的名字由來〈肥土美〉一節寫道，「她是重陽節出生的，父母給她取了個名字，叫重生」。⁴¹明面上重陽節出生這一意義，是作者設下輕紗般的障眼法。花葉重生之名，亦暗含着兩家後期的興旺發展。卷二的最後一節〈花葉重生〉，正是由衰轉盛的轉折點。作者的筆調處處輕，卻處處有心，以達到意義本身的濃度也因語言之「輕」而淡化之效果。

陳燕遐（2015）：〈文學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從《我城》、浮城，到《飛氈》〉，載於葉蔭聰、陳景輝編（2015）：《罷課不罷學：雨傘運動前夕的理論和思想大檢閱》。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 356-37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248-267）。

³⁹ 〈頭上有瓦〉，同註 32，頁 252-255。

⁴⁰ 王德威（1996）：〈編織物飛行志怪〉，《中國時報》，1996 年 6 月 27 日，第 39 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54-255）。

⁴¹ 〈肥土美〉，同註 32，頁 46。

二.輕逸的形象

從序開始，肥土鎮這一城市是「針點子地方」，放大了也不過像「一幅蹭鞋氈」，是極度輕微的；但它「保護了許多人的腳，保護了這片土地」，具有柔軟溫暖的質感；「機緣巧合，它竟也會飛翔」。⁴²飛翔，則賦予了這個城市具有「鳥兒」一般輕的本質，似有生命，富有動感。肥土鎮的形象，就如一幅飛氈之輕逸，消除了城市的沉重感。

「輕逸」的畫面隨着閱讀不斷地映入眼簾。開篇，從「莊周夢蝶」開始到「《莊周蝴蝶夢》」舞台「飄飄逸逸的絲綢」，再到領事夫人見到的「輕盈地飛行」的飛氈。⁴³由寓言到戲劇，從舞台到現實，如綢緞般過渡，輕且自然。

「飛氈」、「風箏」、「海龍捲」等，各類飛行意象躍然紙上。飛氈與風箏一起「放風」，互不打擾，各自安好；傳說與現實中的飛氈救人，化險為夷；海龍捲輕易地捲走了飛毯島的行政大樓，還花里耶一眾自由。「視覺形象具有象徵的價值」⁴⁴，飛行的意象挑戰了重力，逃離了束縛，構成了豐富的「輕逸」形象。

花初三離家出走後，葉重生在夢中飛行。現實沒有使花葉重生的人生變得苦不堪言，日子照樣過下去，在另一個空間裏，她自由地飛行，其畫面已足以帶出「輕逸感」：

奇怪的是她並沒有失眠，一閉上眼就睡熟了，而且不停地做夢，夢見自己在空中飛行，幾乎每次都坐在不同的物件上面。在她的夢中，有甚麼東西不會飛呢？所有的東西都能飛，既不需要翅膀，也不用借助風，一切都自自然然飛起來。每天晚上，葉重生在夢中飛行：睡在架子床上飛，抱著枕頭飛，坐在繡花鞋裏飛，騎著一把斧頭飛，站在樓梯上面飛，握著一束香白蘭飛。……日子又一天一天過去，葉重生繼續每晚做飛行的夢，躺在火柴上面飛，踩著一雙拖鞋飛，坐在沙龍椅上飛，站在布穀鳥鐘上飛，抱著突厥貓一起飛。⁴⁵

除畫面以外，「所有的東西都能飛」，用排比的句式，列舉了大大小小的物件，有輕且細的物件如枕頭、繡花鞋、香白蘭；重而大的如架子床、沙龍椅等，在夢中都一一飛了起來。在葉重生的夢中，一切的物質都具有「自自然然飛起來」的特徵，相

⁴² 〈說氈——序〉，同註 32，頁⑤。

⁴³ 〈睡眠與飛行〉，同註 32，頁 3。

⁴⁴ 同註 24。

⁴⁵ 〈第六種飛行〉，同註 32，頁 161-163。

互之間也就變得可以取代，隨即「物質的沉重感被消解」⁴⁶。就連「斧頭」這樣強有力的、給人以強硬感觀的詞語也不會給這段描述增加沉重感。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者。而這種不需憑藉的飛行，竟也有了莊子逍遙的韻味。不同的動詞帶出的不同飛行姿勢「睡、抱、坐、騎、站……」迅速地變換，似一幀幀快速切換的熒幕特寫；劃一的句式營造出明快的節奏，輕快地「逃離重力」⁴⁷。

又如，葉重生縱火後，拒絕營救，驚險後逃生的畫面。剎那間，一群貓一起通過窗口，鏡頭裏滿滿當當；卻用「跳出」一詞消除了擁擠感，帶出貓動作的靈動輕盈；而後如降落傘一般「緩緩下降」，從急入緩、慢慢淡出，輕盈美麗。

一瞬間，一群貓也同時跳出窗口，抓緊搖晃的布幔，「潑拉」一聲，只見葉重生和她的貓，以及長長寬闊的布帷像一個降落傘似地飄出空中，緩緩下降。……眾貓花花的豎起了尾巴，傘下一個仙女，徐徐降落，……⁴⁸

並不僅是哪個詞語的「煉字」，整段是一個漂亮的慢鏡頭，蓬鬆的貓尾降落傘搭配花仙子下凡的畫面，從容飄逸。

書中關於狐仙的描述，均是隱隱約約的影子。對於其存在，花里耶則認為是「鼠聲」。後來的人還因此分成了「看見派」和「看不見派」，因不確定而引起的討論，恰是對現存的疑問。

〈綠光〉一節，主人公真真切切地看見了可能是傳說中的「狐仙」，卻也是「遙遙的」；而明珠「從花艷顏的懷中一躍下地」、「柔柔地『喵鳴』」、「達達遠去」消失；光線「幽暗」，遠處閃着貓咪眼睛的「綠光」。⁴⁹從聽覺、動作到光線，一切都顯輕柔。

「關於這世界的知識意味着消解世界的實體性。」⁵⁰狐仙等一眾古今中外的神話傳說、小說故事的人物和地方穿插其中。在不同文本之間、不同的時空之間自由地穿越，延伸織網，虛虛實實，消解了現實穩固之沉重。

三.輕逸的結構

語言質地之輕逸，畫面形象之輕逸如鳥類之羽翼。小說的結構恰如鳥類的骨

⁴⁶ 同註 18，頁 9。

⁴⁷ 同註 18，頁 16。

⁴⁸ 〈降落傘〉，同註 32，頁 170。

⁴⁹ 〈綠光〉，同註 32，頁 201-203。

⁵⁰ 同註 18，頁 7。

骼系統。鳥類的骨骼支撐着鳥類的飛行，而無論從重量、組合都完美適應飛行，使之靈動、靈活。而《飛氈》通過蔓生枝節、調節節奏，也讓其結構變得「適應飛行」。

西西曾提及讀者應涉獵不同領域的書籍，「不只是讀文學書，而是各種好書，建築的、繪畫的、音樂的。」⁵¹而她自己就是博覽群書的讀者。哲學、生物學、攝影、地理知識等等知性的知識都能化入她的小說裏，給予讀者「無限探索」的可能。

《飛氈》中藉助小說人物的不同職業興趣，暫停敘事，拼貼了不同範疇的知識。借花一、花二討論生物、化學；花初三討論考古；花艷顏講教育、圖書分類；花可久討論建築與城市建設；羅微討論城市攝影與街道變遷等。由此，寫作自然而然地離開主題，而後又輕輕鬆鬆地回到主線，形成蔓生的枝節。陳潔儀曾指出西西九十年代的作品，「喜歡拼貼其他學科、不同範疇得來的知識和文本」，其「知性興趣日濃，「輕逸感」日重」均得益於卡爾維諾的影響⁵²。卡爾維諾提醒我們：

蔓生枝節是一種推延結尾的策略，延長作品佔有的時間，不斷的逃遁或翱翔。翱翔是為脫離什麼呢？當然是為了脫離死亡。⁵³

延緩了結局，逃避了時間上死亡，使之顯得自由、輕逸。從敘事的節奏來看，「枝節式敘事」又形成了「一種恰當的休止符」，讓閱讀暫停，給予讀者駐足思考的空間。⁵⁴

提到節奏，迅速如奔馬之輕快，給人帶來愉悅之感。節奏的靈活變動，使《飛氈》的步履變得輕逸。借用「故事裏的時間不需要時間(lu cuntu nun mettitempu)」一說，《飛氈》中不乏時間流速藉助敘述者的敘述加快，而做到省略冗雜的現實細節，讓光陰飛馳而過的例子。⁵⁵

如對童年時的葉重生看見兇殺案的屍體後的敘述：

葉重生得了一種癡呆病，整天不發一言，面前的一切仿佛透明，連父母也不認得。於是四處請來許多醫生診治，醫了三年，總算認得父母，也會說話了。⁵⁶

葉重生遭到的精神打擊是嚴重的，而這種打擊卻沒有過多的着墨，反而是用時間的

⁵¹ 西西、何福仁（1999）：〈開始時，讀最好的書——西西談語文的學習〉，《文采》第5、6輯合刊，1999年11月，頁5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105-106）。

⁵² 同註14，頁146。

⁵³ 同註18，頁32。

⁵⁴ 同註1，頁106。

⁵⁵ 同註18，頁25。

⁵⁶ 〈童話〉，同註32，頁56。

飛逝和結果的好轉，沖淡陰霾。一句話跳過了三年的奔波，「迅速」擺脫了精神壓力之沉重。

《飛氈》喜愛用對話來呈現敘事。而對話的時間最接近真實的時間。⁵⁷通過出現重複、簡潔、公式性的對話模式，形成了輕鬆的韻律感。雖放慢了敘事的速度，但讀者閱讀時因熟悉公式加快了思維的速度，從而加快了對話給人感覺之速度，營造出輕快的節奏。

如天文臺臺長與科學家之間的那段對話：

「有没有看见呀？」

「看见甚麼呀？」

「在我家厨房的窗外。」

「是甚麼东西呀？」

「飛氈。」

「甚麼？」

「飛氈。」⁵⁸

若效仿昆德拉將敘事與樂章節奏相比的做法⁵⁹，上述的對話為小快板的話，〈珍稀大鼻〉一節應為快板。整節中，對話的另一方被隱去，只剩下「野味王」的聲音，時間的流速仿佛按下了快進鍵，省去了對方回應的時間，讀者可用思維迅速地填補對話並推進。而全篇以短促的句子結構構成，營造了一種跳躍感。隨着話語，空間也在不停地變換。開頭的「上車，上車」是在拉客的地點。隨着話輪的前行，畫面在路上不停更替。「到了到了」急速得連逗號（喘氣）的時間都省略。之後，又跟着他的聲音導覽參觀野味，仿佛身臨其境。時間的快進加以空間的變換，快速的運動帶來了輕快之感。

敘事的跳躍，是用來逃離死亡的另一種方式。《飛氈》的章節之間是跳躍的、運動的，而非直線式地前進。如果稍不留神就會錯過飛入下一個時間點的線索。凌逾（？—）認為，《飛氈》的語篇銜接借用了「詞語接龍」的「蟬聯」，將沒有必然

⁵⁷ 同註 1，頁 105。

⁵⁸ 〈異類飛行〉，同註 32，頁 13-14。

⁵⁹ 米蘭·昆德拉著、孟湄譯（1993）：《小說的藝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71-75。

邏輯因果關係的事件並列組接，如「並縫」法，而開篇十節就可見一斑。⁶⁰而筆者認為，以開篇幾節為例，亦可看出其類似卡爾維諾所言的「無窮運動的『之』」字形格局（zigzag pattern）⁶¹，敘事的時間點呈現出「之」字：開頭，平行敘述了同一晚領事夫人、飛行原理科學家看到了飛氈，而領事先生、天文臺臺長沒有看見；然後時間點退回到之前舉行的地毯展覽，接着前進到飛氈出現的後一天，交代花順記很早就休息了，並沒有看到飛氈；接着又退回之前的某一年冬天，花里耶開始來租花順記的鋪子；過冬的時候花一花二詢問花里耶關於飛氈的事情，花里耶表示不再有飛氈；隨後，借花里耶的回憶，時間點回到祖父輩時飛氈的模樣。敘事的時間點在時間軸上，回環跳躍，帶動着故事的編織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伸展、漫延。

前面提到的是時間綫上的「逃離」與「迅速」，而在文本層面的「逃離」方法則是由「刺點」（punctum）⁶²觸發而達成的。西西在與何福仁（？—）的對話中曾談到攝影裏所說的「刺點」，與「知面」不同，「它可能即時扎你一下，令你受傷，卻更可以是潛伏起來，是照片裏並不起眼的角落。它忽然喚起你沉睡的感受」。⁶³

如〈方向感〉一節，討論到不同種類的蜜蜂：「蜜蜂屬分為四個種：大蜜蜂、小蜜蜂、東方蜜蜂、西方蜜蜂」，並提示之後的「東」和「西」具有了價值判斷。讀至此處，不禁一笑。又道，「龍蜂很勤奮，行動敏捷。不過，如果巢內沒有飼料或孳生蟲害，會一齊飛走」。⁶⁴

文本中的知面是拼貼了介紹龍蜂的科普知識，而「刺點」則讓讀者不由地聯想「巨龍國」的民眾、當時社會的人或是人類族群又是否有同樣的特性呢？在講自然，抑或也在講人呢？四兩撥千斤，輕逸地帶出反省和思考。

拼貼形成的語義關聯，在《飛氈》的整體敘述中，不僅構成了引發對知識好奇的「枝蔓」，也成為文本中的「刺點」。這些「刺點」通過與「外文本」（exterior text）

⁶⁰「首先敘述「莊周夢蝶」的原意是萬物與我為一，也反映了人類抗拒睡眠、渴望飛翔的集體無意識。它聯結到法國領事夫婦抵達肥土鎮後觀看番語劇《莊周蝴蝶夢》，領事夫人觀劇後看見飛氈，再聯結到天文臺臺長論述三類飛行原理，分析兩種異類飛行。人們編織地衣即地毯，保護自己和大地；肥土鎮花順記一家忙於賣荷蘭水，晚上沒見飛氈飛行；……」，參見凌逾（2009），同註 17，頁 241。

⁶¹ 同註 18，頁 25。

⁶² 《〈明室〉絮語》中提到，羅朗·巴特在《明室》（Camera Lucida）中的「刺點」和「知面」。「知面」是影像客觀地提供了甚麼資訊；「刺點」指相中某些東西刺激到觀眾去留意那張相片。詳見《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同註 1，頁 85-89。

⁶³ 同註 1，頁 85。

⁶⁴ 〈方向感〉，同註 32，頁 33-35。

的互涉，突破了「知面」的框線，讀者可將視線外延，與所處的現實、社會對話，重新獲得想像和思考的空間，在另一個維度繼續飛翔。

章節與章節之間的剪接也可產生這樣的「刺點」。如〈怎麼辦？〉一節，知面在講述肥土鎮地震一事；後一節〈去或留〉則在討論是否搬家或繼續飼養蜜蜂的問題。而結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不難發現「怎麼辦？」、「去或留」正是港人焦急討論的話題。如此，「地震」也許就不僅僅是自然界的地震了。也許不是刻意，卻賦予了一種言外之意的「潛伏的擴散力」⁶⁵。通過逃離時間空間以及文本的束縛，《飛氈》因自由而做到了「輕逸」。

《飛氈》的編織，「入針」與「出針」穿梭自如，作者始終抓住節奏的律動。花里耶出場時，道出祖輩「飛氈救人」⁶⁶的故事，跨越三代在兒子花里巴巴的身上發生。最終導致肥土鎮消失的自障葉，在開頭的章節〈溫柔之必要〉中已經編織在內，花一花二已開始尋找，不過是「一時間也不能找到」罷。⁶⁷雖一閃而過，卻已埋下伏筆，可見結局的預示。肥土鎮以及肥土鎮上的人都「最後消失了，也自由了」。

68

四.輕逸的煉意

一個小說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務變作為某種無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對象，就難以用實例表現他關於輕的觀念。⁶⁹——卡爾維諾

卡爾維諾在《輕逸》中，以柏修斯（Perseus）作為「輕逸」的象徵性人物。其成功戰勝美杜莎的方法一是通過「藏匿」，二是通過「間接映象」觀察。何福仁曾在談論西西的散文時，提到「她並不煉字，要煉的是意，是整體」⁷⁰，這與她的小說也是一脈相通的。煉「輕逸」之意，在《飛氈》中也是處理細緻，其方法恰可用這柏修斯的兩種方法分析。面對那些沉重、爭議的題材，或藏匿、或巧妙地替換觀察的角度，以避開世界的「沉重與難解」⁷¹。

⁶⁵ 同註 1，頁 89。

⁶⁶ 〈自己的個性〉，同註 32，頁 26。

⁶⁷ 〈溫柔之必要〉，同註 32，頁 30-33。

⁶⁸ 〈藥糖與魔法雨〉，同註 32，頁 511-513。

⁶⁹ 同註 18，頁 4。

⁷⁰ 何福仁（2012）：〈西西散文的語調〉，《蘋果日報》，2012 年 4 月 1 日，E07 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508-513）。

⁷¹ 同註 18，頁 2。

首先，她小心翼翼地將現實之俗務藏起來。將其議題藏匿於不同的層次。

如異文類的拼貼，乳娘童謠中唱到「公雞仔，尾彎彎，做人新抱甚艱難……」，文中只淡淡地置了一言：「葉重生的媽媽聽了不喜歡」便輕輕帶過。⁷²將傳統男女地位不平等以及家長制對婦女的不公，婦女心中之苦皆藏入不言中。

又或是藏匿於拼貼產生的新語義中。如上文所提及的「刺點」，有的露出一點點刺，輕輕一蟄讀者的心，勾起隱隱約約的痛感。也有的隱藏地更深一些，藏匿於行文不起眼的看似隨口的一句話中。如領事先生對幾十年後夫人再次目睹飛氈時那不相信的嘲笑，「……看你，真是五十年不變，……」⁷³跳出本文意義的框架，讀者將發現這藏匿的似有似無的戲謔。

「肥土鎮」之名亦甚是巧妙。小說中，兩次漫不經心地順帶討論起肥土鎮行政區劃。講到「官立小學」名稱的由來時，提到「肥土鎮不是國家，不是省，不是市」；而後又在討論香煙廣告時，似乎是岔開話題咬文嚼字時發問，「不是國家，不是省市，那來市民？」並道：「肥土鎮的人全是居民，身分證上明明印着『肥土鎮永久性居民身分證』」。⁷⁴「身分」的討論，被藏匿於這些似是有意無意的閒談中，也被藏匿於「肥土鎮」這一意義被淡化了的城市名中。地名有一「鎮」字，若從字面理解當然不是國家或省市，於是「身份認同」這一沉重的話題，便得以藏匿於「鎮」之城市身分中。

敘事者亦善於將自己的觀點藏匿在百家聲中，時見時隱。拋出一個議題時，多呈現不同的觀點，讓讀者有更多選擇和思考空間，甚至在閱讀時，加入讀者自己的聲音也毫不違和。「百家聲音干預敘述」讓讀者得以「中止相信」。⁷⁵甚至敘事者的模樣之前都是藏匿在幕後的，直至最末才淡淡地浮現其身影，而後又輕輕地淡出了。如慢慢合上了故事書，整個肥土鎮都藏匿在「魔法雨」中。

直面沉重也許會使沉重一開始就膠結在作品中無法做到輕逸。卡爾維諾的做法是：

改變方法，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種不同的邏輯，用一種面目

⁷² 〈排排坐〉，同註 32，頁 96。

⁷³ 〈優浮〉，同註 32，頁 510。

⁷⁴ 〈前程錦繡〉、〈廣告與忠告〉，同註 32，頁 304、頁 494。

⁷⁵ 同註 16，頁 143。

一新的認知和檢驗方式。⁷⁶

間接的映象，不是逃避現實、拒絕現實，而是通過銅鏡中的世界去反觀、反思，「以虛擊實」。⁷⁷於是《飛氈》中除了「肥土鎮」，還描寫了其他城市的景象。其他的城市，如銅鏡中的映象，反觀着「肥土鎮」。

〈烏托邦之旅〉一節中，戲仿了眾多古今中外著作中的城市：理想國、美麗新世界、桃花源、「無何有之鄉」，借這些城市討論理想城市的模樣。除此之外，借石油國討論民聲與民生；借「日耳曼帝國」描述戰爭的傷害；借「飛毯島」討論民主和自由；借電子世界中的模擬城市討論城市管理等。將鏡頭拉遠，看似在討論其他城市的問題，卻無一不在反觀肥土鎮。如《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對皇帝的回應：「每次描述一座城市時，我其實都會講一些關於威尼斯的事」。⁷⁸每一座城市的描寫都在間接地寫肥土鎮。而「肥土鎮」於現實，又是銅鏡的內外兩側，西西以「肥土鎮」反思社會現實。在另一個永恆的想象空間中，尋找解決這個空間的方法。

通過「藏匿」與「銅鏡中的形象」，《飛氈》如柏修斯般巧妙地躲避「石化」的危險，並將沉重轉化為輕逸。

第四章 輕逸之必要

西西談到卡爾維諾時，曾言：「我們表揚沉重的同時，往往就忽略了輕逸」。⁷⁹輕逸之必要，在於美的享受。對於《飛氈》而言，「輕逸」是形式、內容、歷史觀以及思想，從內至外一以貫之的美學，是作者個人志趣、氣質的表現。不是為了輕而輕，亦不是避重就輕。

《飛氈》的內容，何福仁將其歸為「小百姓的故事」，寫的是小百姓的生活，百姓如何面對人生，面對悲歡離合。⁸⁰關關難過關關過，輕舟已過萬重山，「輕逸」之

⁷⁶ 同註 18，頁 5。

⁷⁷ 王德威（2002）：〈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載於張美君、朱耀偉編（2002）：《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327-330（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166）。

⁷⁸ 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1993）：《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 86。

⁷⁹ 同註 1，頁 107。

⁸⁰ 何福仁（1996）〈小百姓的故事——讀《飛氈》〉，《中國時報》，1996 年 7 月 1 日，頁 4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56-258）。

美與之是配合的。歷史是百姓的歷史，讓「歷史邊緣的小民發聲」⁸¹，作為一種社會的、個人的歷史，歷史也許亦可以不再是「石頭」般沉重的詞語。「輕逸」適合「飛氈」的物理屬性，裝載過多沉重的事，又如何飛翔？且《飛氈》作為「肥土鎮系列」的壓軸和收尾，結局是肥土鎮的「隱形」。與《肥土鎮的故事》相較，雖肥土鎮同樣是「消失了」，但說到它「也自由了」，多了一層樂觀。他們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仍可互相感覺到彼此的存活。前路雖不能看見，卻依然可以感受到「肥土鎮」前進的力量，輕逸的、卻也是有生命力的。

「輕逸」是受到作者哲學觀影響的。《飛氈》的開篇，寫莊周夢蝶，寫「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的思想，旨在超越個體的差別，萬物一體。

《飛氈》中描寫昆蟲的世界與人類世界；其他不同城市與肥土鎮；它們都是可以互相取代的。現實的穩固被消解。而心靈的棲息地卻不需依靠外物，不隨外界改變而改變，如前文所提葉重生夢中的飛行；如肥土鎮哲學家物質上「相對貧窮」但精神上卻是「絕對富有」；又如胡瑞祥對妻子離世淡然處之的人生態度，以及他雖富裕卻過着不需要人伺候、追求清淨的生活。西西自言，「長年累月地凝重，自己固然不健康，別人也吃不消」。⁸²「輕逸」是作者的處世態度。

「輕逸」之必要在於自由之必要。輕逸是如飛鳥一般，而非羽毛。⁸³羽毛與飛鳥相比，少了的是主觀的能動以及自由。「輕逸」離不開「自由」。失去了飛翔的自由，「豈知飛氈不會變回蹭鞋氈」⁸⁴？作品中透過「睡眠」、「飛行」等意象討論自由，同時也用實際的書寫表明了作者創作的自由。《飛氈》中對於政治事件的淡化處理，有學者認為致使《飛氈》「過分輕」。筆者並不否認政治歷史的重要性，但卻也認為，《飛氈》的處理可擁有自由且不減其魅力。「肥土鎮系列」作為一個有意識的系列，其他作品已有直接、清晰地反應社會現實的篇章；《飛氈》換了手法，或間接或「藏匿」地將社會現實大小問題編織在小說中，恰也符合西西「不想重複，無論是自己的，抑或是別人的」⁸⁵的追求。小說家並非政治家，一個小說家可以談論政治，但同時也應可保持沉默和冷靜。「輕逸」在於既可「本乎良知提出一己的

⁸¹ 同註 80。

⁸² 同註 1，頁 107。

⁸³ 「保爾·瓦萊里（Paul Valéry）說：『應該像一隻鳥兒那樣輕，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引自《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同註 18，頁 12。

⁸⁴ 〈說氈——序〉，同註 32，頁⑤。

⁸⁵ 同註 1。

看法，……同時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⁸⁶之自由。虔誠的寫作，不一定非要吶喊。

「輕逸」之必要在於消滅沉重感、化解傷痛，也在於思考之必要。生老病死、興衰更替，因帶着老者慈悲柔軟的心腸在敘述，故事的質感便是明亮、澄澈的。讀者在西西創造的空間中，暫時遠離了現實的苦澀，卻能在疏離現實的異世界裏，慢下來傾聽與思考，尋找到自我的價值、現實的價值，然後回到現實重新出發。過於沉重，讀者的思維便會被束縛在悲傷中不得動彈。「輕逸」給予讀者開小差的機會，離開文本後，或思緒飄蕩，或定神思考。也給予思維較為寬鬆的想象空間。因為「輕逸」，讀者不會被某些過於亮眼的歷史片段吸引去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而是能在《飛氈》中漫步，多一些自由，多一些觀察，多一些獨立的思考。

第五章 總結

飛行，是一種精神自由的境界，對此的追求，不會因為懂得了借助飛行器就失去了嚮往。⁸⁷《飛氈》沒有因歷史、現實的沉重壓住想象的飛翔，將壘砌成橋的一塊塊「石頭」，細細地講述，慢慢地將之化為輕盈。輕逸的語言、意象，在文字間自由地穿梭，編織着溫暖柔軟的平面織物。然後輕輕走出了框架，就像起飛了的飛氈，沒有哪個框架能束縛它的飛行。如何福仁所言，「寫作，原來也是一種飛行」。

88

在這個沉重的世界中，面對着不太美好的現實，卻堅持尋找着、書寫着「輕逸」，致力於化解沉重，平淡溫柔地對待人生的變換，是難能可貴的境界。面對這個紛繁、喧鬧、嘈雜的世界，《飛氈》喚醒了閱讀輕逸之必要，飛行之必要。

看完《飛氈》合上書，不如想象一位唱龍舟之人在你面前走過，邊走邊唱，越走越遠，最後消失在巷子的拐角。雖然你看不見他，卻知道他一定仍在其他地方唱着。雖然你聽不見它，但家鄉的調子卻久久縈繞在心中。

⁸⁶ 同註 1，頁 77。

⁸⁷ 同註 1，頁 42。

⁸⁸ 同註 1，頁 43。

參考資料

書籍：

- 王家琪、甘玉貞、何福仁、陳燕遐、趙曉彤、樊善標編（2018）：《西西研究資料（一至四冊）》。香港：中華書局。
- 卡爾維諾著，楊德友譯（1997）：《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1993）：《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米樂著，單德興譯（1995）：《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米蘭·昆德拉著，孟湄譯（1993）：《小說的藝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西西（1988）：《手卷》。臺北：洪範書店。
- 西西（1996）：《飛氈》。臺北：洪範書店。
- 西西、何福仁著（1995）：《時間的話題——對話集》。臺北：洪範書店。
- 凌逾（2009）：《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潔儀著（1998）：《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期刊論文：

- 王德威（1996）：〈編織物飛行志怪〉，《中國時報》，1996年6月27日，第39版。
（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254-255）。
- 王德威（2002）：〈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載於張美君、朱耀偉編（2002）：《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27-330（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166）。
- 艾曉明（1996）：〈地毯如何變成飛氈——從《飛氈》看西西的童話小說〉，《讀書人》第19期，頁33-4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二冊）》，頁378-387）。
- 何福仁（1996）：〈小百姓的故事——讀《飛氈》〉，《中國時報》，1996年7月1日，頁4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256-258）。
- 何福仁（2012）：〈西西散文的語調〉，《蘋果日報》，2012年4月1日，E07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508-513）。
- 何福仁、關夢南（1996）：〈文學沙龍——看西西的小說〉，《讀書人》第13期，1996

- 年 3 月，頁 70-75（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30-237）。
- 邱心（1996）：〈西西筆下的《飛氈》與「肥土鎮系列」〉，《信報》，1996 年 6 月 8 日，頁 24（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50-253）。
- 邱心（1997）：〈淺談西西肥土鎮系列和卡爾維諾的關係〉，《信報》，1997 年 3 月 26 日，第 12 版（本文據收錄於王家琪、甘玉貞、何福仁、陳燕遐、趙曉彤、樊善標編（2018）：《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香港：中華書局，頁 101-106。）
- 許迪鏘（1996）：〈輕輕飛過歷史——讀《飛氈》〉，《星島日報》，1996 年 7 月 20 日，D3 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59-261）。
- 許迪鏘（2014）：《你（不）一定要讀西西的散文》，香港文學生活館「解讀西西」課程講稿，2014 年 7 月 17 日（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231-248）。
- 陳潔儀（1999）：〈尋找「對話」的可能——西西小說研究反思〉，《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研究方法與評價》，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及文學系，頁 187-205（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132-149）。
- 陳燕遐（2015）：〈文學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從《我城》、浮城，到《飛氈》〉，載於葉蔭聰、陳景輝編（2015）：《罷課不罷學：雨傘運動前夕的理論和思想大檢閱》。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頁 356-37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一冊）》，頁 248-267）。
- 黃子平（1996）：〈「百科香港」「童話香港」——讀西西的長篇小說《飛氈》〉，《星島日報》，1996 年 7 月 22 日，D3 版（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三冊）》，頁 264-267）。
- 關麗珊（1996）：〈徹底美化了的時空〉，《明報月刊》第 31 卷第 8 期（總 368 期），頁 99。

訪談、對話

- 西西、何福仁（1999）：〈開始時，讀最好的書——西西談語文的學習〉，《文采》第 5、6 輯合刊，1999 年 11 月，頁 5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 105-106）。
- 何翹楚（2011）：〈專訪西西：我只是想帶新造的猿猴出來〉，《上海壹周》，2011 年

8 月 1 日，頁 3（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 135-140）。

黃念欣、董啟章（1996）：〈在空調咖啡廳內訪問熱愛陽光的西西〉，《講話文章：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香港：三人出版社，頁 204-211（本文據收錄於《西西研究資料（第四冊）》，頁 94-99）。

廖偉棠（2011）：《發明另一個地球——訪西西》，《明報周刊》總 2249 期，2011 年 12 月 17 日，頁 92-95。